

人生智慧箴言

Aphorismen zur
Lebensweisheit

Arthur Schopenhauer

[德]叔本华 著 李连江 译

人生智慧箴言

[德]叔本华 著 李连江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生智慧箴言 / (德) 叔本华著; 李连江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2017.3 重印)

ISBN 978-7-100-12714-1

I. ①人… II. ①叔… ②李… III. ①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① 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3124 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人生智慧箴言

[德] 叔本华 著
李连江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2714-1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5 001-15 000 册

印张 8

定价: 38.00 元

目录

导言 002

第一章 基本分类 005

第二章 论人之所是 017

第三章 论人之所有 047

第四章 论人的形象 057

第五章 忠告与格言 123

一 总论 125

二 如何律己 136

三 如何待人 174

四 如何应对世道与命运 201

第六章 论人生的不同时期 215

译后记 240

幸福谈何容易？
身内难得一见，
身外无处寻觅。

——尚福

导言

我在这里讨论人生智慧，完全采用这个概念的内在含义。也就是说，我讲的人生智慧是一门艺术，是尽量幸福愉快地生活的艺术。这门艺术教人如何幸福生活，因而它的指南可以叫作幸福学。所谓幸福生活乃是这样的生存：纯客观地看，或者说（因为这里是做主观判断）冷静周密地思考后觉得，这样的生存断然优于不生存。从关于幸福生活的这个概念，可以推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向往幸福生活，乃是由于它本身，而不是纯粹因为怕死；从这个概念还可以推出另一个结论，就是我们愿意幸福生活天长地久。至于人生是否符合关于幸福生活的这个概念，或者说人生是否可能符合这个概念，众所周知，我的哲学提供了否定的答案；然而，幸福学以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为前提。换言之，幸福学的基础是个内在的谬误，我的主要著作《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第二卷第49章的开篇批驳了这个谬误。^①

① “与生俱来的谬误只有一个，就是认为我们生活的目的是追求幸福生活。这谬误与生俱来，因为它与我们的存在合一，甚至可以说，我们的本质只是它的演绎，我们的肢体只是它的符号。我们只不过是生存意志，可是我们认为幸福就是连续不断地满足我们的所有愿望。只要我们仍然陷在这个与生俱来的谬误中，甚至因为乐观主义教条越陷越深，对我们来说，世界就充满矛盾。每走一步，无论步幅大小，我们都一定体会到，根据世界与人生的安排，根本不可能有幸福生活。”——编者

但是，为了阐述这样一门幸福学，我不得不完全背离我的哲学得出的更高端的、形而上学—伦理学观点。所以，我在这里的全部论述都在一定程度上以妥协为基础，也就是说，它们的基础是日常经验立场，因而包含了这个立场的谬误。幸福学这个词本身仅仅是个委婉说法，所以我的论述也只具备有限的价值。——此外，我的论述不求面面俱到：其一，这个话题不可穷尽；其二，如果求全，我就不得不重复他人的言论。

卡尔丹诺^①的《逆境的益处》，颇堪一读。就我的记忆所及，与我这部箴言意趣相似的书仅此一部，可以作为本书的补充。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修辞学》第一卷第5章简短插话式地提到了幸福学，不过他的论述相当空泛。^②我在本书中不采用前人的这类著述。编纂不是我想做的事。此外，罗列言论会丧失观点的一贯性，而观点一贯乃是幸福学著作的灵魂。——概而言之，各时代智者的言论总是一样，而各时代的愚人（亦即大多数人）的行动永远相同，就是与智者所言背道而驰；未来仍将如是。正如伏尔泰所言：“我们到来时，世界愚昧邪恶；我们离去后，世界依然如故。”

① 卡尔丹诺（Hieronymus Cardanus, 1501—1576）：意大利哲学家。——译者（为方便读者阅读，本书补充了必要的译注。后文注释中，不再一一注明为译者注）

②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插话式简述了对佳品的分类，与他在《伦理学》中详细叙述的分类完全一致。——作者

第**1**章
KAPITEL I

基本分类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第8章）把人生的佳品分为三类：外在的、心灵的、身体的。我只采用他一分为三的做法。我认为，人固有一死，但命运各异，究其根底，无非在于三个基本属性。它们是：

1. 人之**所是**：即最广义的人格，泛指健康、体力、美貌、性情、道德品格、心智及其培育。

2. 人之**所有**：即各种意义的财富与财物。

3. 人的**形象**：不言而喻，这是指一个人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其实就是别人怎样看待他。一个人的形象就是别人对他的看法，细分为名誉、品阶与名声。

第一类属性，人各有别，乃拜自然所赐。后两类属性，人各有别，则纯粹出于人为规定。由此可知，对于人幸福与否，自然差别的影响远远大于人为区别，也远比后者深远。较之**真正的个人优越**、较之伟大的精神或伟大的心灵，品阶、出身（包括王族血统）、财富等等的优越如同戏台上的国王遇上真正的国王。伊壁鸠鲁的大弟子梅德鲁斯^①在一本书中写

① 伊壁鸠鲁（Epicurus，前341—前270）：古希腊哲学家。梅德鲁斯（Metrodorus of Lampsacus，前331—前277）：伊壁鸠鲁学派哲学家。

道：“幸福之根深深扎在我们自己身内，远远超过依赖外物。”

（参见克雷蒙^①的《秩著残篇汇编》第二卷，第21节，乌尔茨堡版《论辩著作》，第362页）

显而易见，对人的愉快生存而言，乃至对人的整个生存方式而言，头等大事要么存在于他自身之内，要么发生在他自身之中。换言之，一个人自己直接感受到的内在舒适或不快，首先来自他的感觉、愿望、思想；身外的一切只能间接影响它。同样的外在事件或情景，对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影响；在相同的环境下，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每个人都仅仅直接与自己的观念、感觉、意志活动打交道，外在环境只是通过引发它们而影响每个人。一个人究竟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中，首先取决于他对世界的理解，从而取决于头脑的差别；世界可能显得贫乏、单调、空洞，也可能显得丰富、精彩、充实。究竟如何，取决于这个人的头脑。姑举一例，有的人羡慕别人生逢其盛，遇到了种种趣事，实际上，他更应该羡慕别人智慧超群，能把意义赋予他们清楚叙述的事件。同一个事件，在聪明智慧的头脑中妙趣横生，在平凡庸碌的脑袋里平淡

① 克雷蒙（Clemens Alexandrinus，约215年卒）：希腊神学家。

无奇，不过是平凡世界的平凡一幕。歌德与拜伦的一些诗最能说明这一点。显而易见，这些诗有事实根据。于是，愚蠢的读者嫉妒诗人有奇遇，而不是羡慕诗人想象力丰富，能把平凡小事点化成奇妙壮举。同样，面对同一个场景，忧郁的人看到一出悲剧，乐观的人看到一场有趣的冲突，冷漠的人则看到一件平凡琐事。其如是，原因在于：每个现实，亦即每个已经实现的现在，都由两半构成，一半主体，一半客体，二者必然紧密结合，犹如氢与氧结合在水中。客体一半完全相同，然而主体不同，则目前的现实也完全不同，反之亦然。客体至善至美，主体愚昧卑劣，产生的是丑恶的现实与当前，恰如风景秀美之地遇上恶劣天气，或者映照在劣质暗箱的镜子中。浅而言之，每个人都掩藏在他的意识之中，隐蔽在他的皮肤之下，直接生活于他自身之内，因此很难从外面帮助他。在戏台上，一人演王子，一人演谋臣，第三人演仆从、士兵或将军，如此等等。然而，这些只是外在区别，探究这类现象的内核，就会发现每个人内心隐藏的都一样，都是可怜的戏子，怀着他的烦恼，面对他的窘迫。人生亦复如是。品阶有别，财富各异，让每人扮演一个角色。但是，众人的角色不同，绝不意味着他们的幸福快乐具有与他们扮演的角色相对应的内在差别。恰恰相反，每个人身上都隐藏着相同的可怜蠢货，面临他的窘迫，怀着他的烦恼。窘迫烦恼的内容很可能因人而异，但其形式（也就是真正的实存）大体相同。窘迫烦恼的程度固然因人而异，但程度的差别与品阶和财富（亦即

角色)丝毫无关。原因是,对一个人来说,存在与发生的一切,总是仅仅直接存在于他的意识中,为他的意识发生。因此,意识的品相至关重要,在多数情况下,更重要的是意识的品相,不是在意识中显现的事态。塞万提斯在条件恶劣的牢房里创作《堂吉珂德》,与他那时的意识相比,映照在蠢人意识中的辉煌与享乐十分黯淡可怜。——现在与现实分两部分,客观的一半由命运掌握,因而变动不居;主观的一半是我们自己,所以本质上不会改变。因而,尽管外部环境时刻在变,但每个人的性格始终相同,他的一生相当于一个主题的一系列变奏。谁也无法摆脱自己的个性。自然给动物的本性截然划定了界限,无论人把动物置于什么环境中,它都始终停留在那个由自然划定的狭窄范围内。因此,我们若想让宠物快活,必须顾及它的本性与意识的界限,时刻把我们的努力限定在狭小的范围内。——人类也是如此:一个人能得到多少幸福,早由他的个性决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个人的心力,一成不变地决定了他获得高级享受的能力。心力薄弱,外在努力统统无济于事,不论是他人的帮助,还是命运的垂青,都无法让他超越局限,他只能享受平凡无奇半人半兽的人生幸福与快乐;自始至终,他依赖的是感官享受,亲密快乐的家庭生活,庸俗的社交,粗鄙的娱乐。教育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人的心力,但总体来说效果不大。最高级、最丰富、最持久的享受是精神享受。我们年轻时往往上当受骗,认识不到这一点。获得精神享受,主要依靠心力。——由此可见,我们的幸福

在何等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之所是，取决于我们的个性。然而，多数时候，我们只考虑我们的命运，只考虑我们之所有，或者只考虑我们的形象。命运可以变好，而且内心丰富的人对命运并无多求。但是，直至一命归阴，蠢货仍然是蠢货，朽木依旧是朽木，哪怕他进了天堂，身边围绕着年轻美丽的处女。正因如此，歌德诗云：

无论哪个年代，
不管是百姓、仆从还是霸主，
人人承认，唯有
人格
才是地球之子的最大幸福。

——《西东诗集》

对我们的幸福与快乐而言，主体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客体，证据处处可见。饥饿是最好的厨师，老叟漠视少年眼中的女神，这是最基本的证据；天才与圣徒的生活，则是最高级的证据。健康尤其重要，压倒一切外在佳品，健康的乞丐确实比生病的国王幸福。下列优点，任何品阶与财富都无法替代：其一，全身健康，身体组织舒适有序，因而性情安详开朗；其二，理智清晰活跃，敏锐正确；其三，意志既节制又温柔，因而有良知。对每个人来说，那在孤独中陪伴他的，别人既不能给予也无从攫取的，是他自身之所是。人之所是，显然远远重于人之所有，也远远重于他在别人眼中的形象。聪明才智之士，

即使与世隔绝，仍能凭自己的思维与幻想怡悦心神；蠢笨愚钝之人，就算走马灯一样社交、看戏、游玩、娱乐，也逃脱不了锥心刺骨的无聊。善良、节制、性格温柔之士，即使在艰难困苦中，也能怡然自得；恶毒、贪婪、性格妒嫉之人，哪怕富甲天下，依然抱怨不休。卓尔不群，心灵出众，时刻享受自己的个性，会觉得大众追求的享乐大多是累赘，甚至是烦恼与负担。贺拉斯^①这样说他自己：

象牙陶塑，宝石玛瑙，
金银绘画，紫色长袍；
不拥有的，成千上万，
不稀罕的，唯独一人。

苏格拉底在市场见到琳琅满目的奢侈品，说道：“吾不需之物，何其多也。”

由此可见，对我们的人生幸福而言，我们之**所是**，亦即我们的人格，首屈一指，至关重要；——人格的作用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此外，它与另外两类佳品不同，不受命运摆布，谁也不能把它从我们身上抢走。就此而言，可以说它的价值是绝对的，另外二者的价值则仅仅是相对的。外界对人的影响，远远小于众人的设想。对第一类佳品发挥真实影响的，唯有

① 贺拉斯（Horaz，前65—前27）：古罗马诗人。

无所不能的时间；身体的强壮与精神的卓越都逐渐屈服于时间，只有道德品格不受时间侵蚀。从这个角度看，后两类佳品不受时间直接侵蚀，在这一点上它们比第一类佳品优越。在后两类佳品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它们的第二个优越性，那就是，它们是客观存在，其本质决定人人可以企及它们，每个人都至少有可能拥有它们。相反，主体非我们所能企及，神灵决定了它终生不变；这正应了下面这个冷冰冰的说法：

把世界借给你的当日，
太阳与行星逐一相聚；
你按照会见顺序发育，
遵循始终服从的规律。
预言家与先知早就说过，
你断然不能从自己逃离；
深刻的生命形式鲜活开展，
任何时间力量都无法打散。

——歌德

由此可见，我们力所能及的，唯有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的天赋人格。为此，我们应该只追求与它相符的事业，只从事对它恰好适度的培训，躲避其余一切，从而选择适合它的岗位、职业与生活方式。

一人天生神力，强壮非凡，然而，迫于环境，他要么必须

坐着工作，干些细小琐碎的手工活，出色的体力无用武之地；要么不得不读书，从事脑力劳动，而这种工作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能力，非其所长；在这两种情况下，此人会毕生感到不幸。一人脑力盖世，然而因为从事毋需开动脑筋的平凡营生，脑力既得不到培养，也得不到施展，甚至被迫从事力不能及的体力劳动，那就愈发不幸。不过，这里要小心一处暗礁，切勿狂妄自负，自以为能力出众，其实不过尔尔，年轻时尤其要警惕。

第一类佳品断然比另外两类重要，由此可以得出下面这个结论：与其处心积虑发财，不如保持健康，培养能力。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说可以掉以轻心，不去获得必要的、适度的财产。不过，真正的富有，亦即财产过多，对我们的幸福贡献微薄。正因如此，许多富人感到不幸福，他们的精神没有得到真正的培育，他们没有知识，没有能够让他们在精神上投入的客观兴趣。财富能满足我们现实的、自然的需要，除此之外，它对真正的快乐贡献甚微。实际上，维持庞大的财富，势必令人操心费神，从而破坏愉悦心情。毫无疑问，就其对我们的幸福作出的贡献而言，**我们之所是远远超过我们之所有**。然而，较之他们在培育精神上花费的工夫，众人为谋求财富付出的努力总是高出千倍。于是我们看到，有的人从早到晚忙忙碌碌，像蚂蚁一样片刻不停，只为增加已经拥有的财富。他眼界狭窄，心中只有发财之道，除此之外一无所知；他精神空虚，除了赚钱，对其他一概麻木不仁。最高级的享